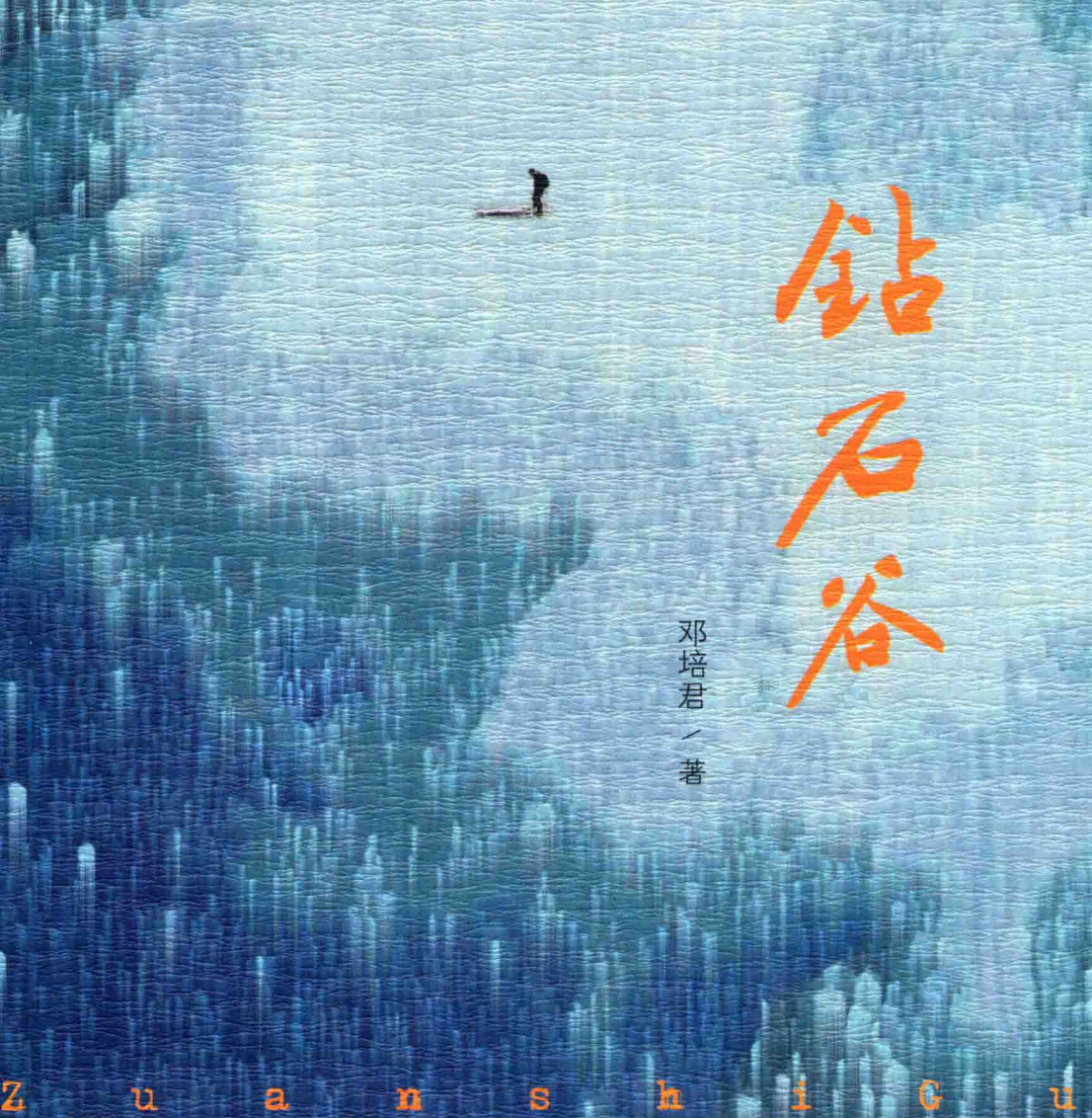




钻石谷

邓培君 / 著

Z u a n s h i C u
T n s n T C n

请看那只飞向落日的小鸟，
一只翅膀是正在融化的冰，
另外一只翅膀是正在燃烧的蜡……

线装书局

钻石谷

Zuanshi Gu

邓培君
著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钻石谷 / 邓培君著. — 北京 : 线装书局, 2017.9 (2018.3)
ISBN 978-7-5120-2796-1

I. ①钻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64118 号

钻石谷

作 者: 邓培君

责任编辑: 曹胜利

装帧设计: 扬子鳄书坊·唐秋萍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日月天地大厦 B 座 17 层 (100078)

电 话: 010-58077126 (发行部) 010-58076938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zgxzsj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制: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24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 3001—6000 册



线装书局官方微信

定 价: 38.00 元

请看那只飞向落日的小鸟，一只翅膀是正在融化的冰，另外一只翅膀是正在燃烧的蜡，渴望美好生活的它，渴望真理，被理想灼伤、烤焦，它正在穿过地平线，我要祝福它……

一个城市，一片原始森林，里面发生的故事，我知之甚少。

上个星期六，太阳大得很，四野阒然，无风。午睡中的我正在做梦，梦见自己孤身一人吃喷香的烤鹅，却被我那动听的手机铃声吵醒。仔细一看，发现还是个越洋电话，心想什么骗子嘛，脑袋肯定是进水后又被驴踢了，怎么现在还玩这种拙劣的花招？我没有理睬，躲回被窝，听着那首动听的铃声，希望上苍垂怜，让我再抱酣梦，大快朵颐蚕食掉那只还剩半个翅膀的烤鹅。可是，我右脚刚踏入梦境，手机又响了。好在铃声实在是动听。瞟一眼，见来电显示还是刚才那个，我依然没有理睬，照旧躲回被窝，想着那块残存的烤鹅。可是，又响了。但是我没有生气，我不能生气，康德说过，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，一旦生气，那半个翅膀就铁定泡汤了。我依然对骗子投以同情的微笑，依然没有理睬，照旧躲回被窝，听着那首动听的铃声，想着喷香的烤鹅。可是，又响了。真是三顾频繁天下计，一鼓作

气再而衰三而竭，我以警察局发言人的腔调，接了电话。

原来是马山，我一个高中同学。自高中毕业后，我们就没有见过面了，刚开始写过几封信，无非是为赋新词强说愁，说什么大学生活的自由与空虚，高中岁月的痛苦与充实、自己都不相信的所谓快乐，讲什么除了养眼的女生外，新环境多没意思，而母校多么令人留恋，再加上几笔离情别绪，以表示对同门之谊的无限珍惜，只是后来就没有了联系，到现在有十多年了。以前回家过年的时候同学聚会，似乎有别的同学谈起过他几句，说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某所常春藤大学念粒子物理专业的博士。

他在电话里说他要回国一趟，现在在日本东京，晚上8点整到广州白云机场，没有寒暄客气没有商量的口气也没有其他多余的话语，他叫我去接他。我说，好。还没有等我表达我出神入化的惊喜，他就挂了机。我立马坐高铁下了广州，然后叫上我以前在新疆当兵时的一个战友阿仑，江苏吴江人，和我同一批入伍同一年转业，在部队时我们一起干活一起骑行一起打牌一起喝酒，革命战友情不亚于马克思与恩格斯。转业后半年，他就辞去了公务员的工作，下海游到了羊城，由于为人诚恳做事精明，也可能多少有点来自商人世家的福气和天赋，经营有方的他短短几个月就把事业弄得风生水起羡慕旁人，初涉珠江时骑电动车，如今的座驾跟我们当年所在部队司令的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是到目前为止我坐过的最霸气的车了。我们一路狂奔，朝着路边的香车美女丢小苹果，打着呼哨，唱着草原的歌，还没有感到出发的欢喜就到了终点。那样长长的闪电般的快，以至于我怀疑他没有看见刚才那一幕——一艘船正在驶出珠江口，船上载着五花马，很多马。

机场人山人海但井然有序。一看表，哇，就是快，离8点还有半节课时间。心想真是巧妙啊，刚好利用这几十分钟平复一下高兴

激动得怦怦狂跳的心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，在堵车成为道路一部分的年代，来的路上我们一帆风顺，太顺了，不符合坎坷曲折的道理，须知上天是公平的，果不其然，突然听到广播说马山那个航班因台风“雨燕”和交通管制的影响，延误，到底什么时候到，说他们会实时通知。我们异口同声道：“好吧！”

来接机的人那么多啊！成队扎堆的人，有的拉着两三米长的横幅，有的举着写有被接者彩色大名的纸板，有的牵着心形红气球，有的举着美国星条旗，有的扛着哈利·波特的扫帚，有的戴着圣诞老人的帽子，有的穿着超人的内裤，其中一个小美女举着爱因斯坦的画像，她左后边有几个人在窃窃私语，隐约听见他们好像在说“她要接的那个人我怎么那样眼熟，那个老头要来广州吗”什么的。

以往我一个人飞或独自接机，若倒霉碰到航班晚点，顶多就是买瓶矿泉水，在整个机场大厅闲逛，看看美女，瞧瞧那些印着大美女的化妆品或珠宝广告牌，望望那些大小不一有大美女的大屏幕，磨磨蹭蹭几下书店，翻翻封面上有大美女的杂志，进进出出几趟洗手间，感觉还没走马观花够，时间就到了。

广播的话音刚落，阿仑说：“那，走吧，休息休息去，我们也有一段时间没见了，正好去坐坐。”当时我正环顾四周、想着如何大步流星跨过人潮去买水呢，他话音未落，我就一边回答“好，我也正有那个意思”，一边迈步走向卖饮料的柜台。“往哪儿走呢？兄弟，在这边。”他一把拉住我的肩膀。“在哪边？”我疑惑不解。“看，那儿，那不是？”我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，“哇，那是贵宾室耶！”我们都笑了。登贵宾室，对于我来说，那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啊。“兄弟，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！”我高兴激动的心潮中飞出一朵新奇的浪花。虽然是自家兄弟，但我还是像林黛玉进贾府那样，一言一行举手投足，步步留心、时时在意，一句不多说、一步不多走，什么都要先

看他怎样做，我才敢动、才敢意思意思，生怕闹笑话，被他看出我仍旧是个土鳖。阿仑早就对我那副德行了解得不得了，也厌恶得不得了，他知道我无论在哪里，即便在家里，也都是那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，拘束窘迫得让人无法忍受，他说自从我们认识以来，他没见我哪一刻是放得开的，起初他感到胸闷无比、无语，只是后来发现我心地敞亮透明本性如此，也就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地见怪不怪了。贵宾室果然尊贵，看起来什么都高端大气上档次似的。

我们都只冲了杯免费的速溶咖啡，他也许是出于中国商人潜意识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，而我主要是看重了它的免费，对于那些要钱的玩意儿，我连问问的勇气都没有。真不错，咖啡的清香沁人心脾，仿佛也沁机场心脾。只一缕，就让我们和整座机场深呼吸，不知不觉地放松闲适了，惬意自然了。还听见了窗玻璃上暴雨的敲打声。看来真的是这样，当内心的声音休憩时，外面的声音就开始上班。远方的风暴，广州的今夜，虽然眼睛看不到雨线，但耳朵可以去感知雨声，我们静静等待。看着他细品那杯咖啡，我满心感激。

“怎么样，我的公务员兄弟？”他啜一口咖啡，问道。

“味道不错，满解渴的。”我说。

“说些什么啊，别装了。怎么样？还不错？”

“还能怎么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是过来人，而我依然照旧过着，你不比我清楚吗？别装了，我的企业家兄弟。”

“哈哈。”我们都笑了。

“那为什么还不辞职？”

“走在广州天河路边，像在天涯散步，因为我一直拿车辆扬起的红尘，当作晚霞，像那个在三亚的夜晚，你拿我，当作你爱琴海的水手，一个凯旋的英雄，像海浪那样，在沙滩上，拜倒在你脚下的梦。我感觉良好，为什么要辞职？”

“叽叽歪歪，别那样阴阳怪气，兄弟，为什么还不那个？”

“你知道的，我是农民的儿子，除了对这土地爱得深沉，我就一无所有了。没有当官的老爸老妈，没有当老板的父亲母亲，也没有当明星的干爹干妈，也没有阔的亲戚，没有厚的本钱。说白了，就是没有背景、没有关系，说得简洁些，就是没有积累。”

“吹嘘，继续吹。少来！还没有什么？”

“没有理解、没有支持，说得简洁些，就是没有环境。长袖善舞，多钱善贾。什么都没有，鼓舞个什么？干其他或创业只会死得更难看，基本上不会有出头之日。”

“直接就说那些‘大话’，虽然是我和你，但你不觉得有点‘交浅言深’吗？看来，我的兄弟，你真的快憋坏了，你说起话来怎么跟鸡拉屎似的，一溜，一堆。”

“以前上学的时候基本上是借钱吃饭、交学费，这个亲戚 50，那个邻居 100，这个叔叔 300，那个朋友 70。父辈都穷怕了，屈辱怕了。他们对我寄予厚望，我不想让他们失望，而他们对公务员的认识跟看古装戏时对县令的看法是差不多的。当初我跟你说过那些的啊，在北京培训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俩站夜岗，每人穿两件军大衣在暗淡的路灯下伴随着北风呼啸说了一整夜，哈哈，还记得吗？”

“喂，老兄，那个圣诞夜，当然记得，不过没必要又把父辈搬出来卖了吧。不管怎么样，对过去的好或者坏念念不忘是不好的事情，那样显得我们很小气。格局小如针尖，那就会刺人，或貽笑大方，反正是给人不舒服的感觉。今天我们不说那些，以后也不再说，永不再说啊。落后、另类、无聊、没劲。”

“管他呢！在官本位思想淹没山河湖海、淹没头颅、淹没一切的古老土地上，人们都说公务员工作体面收入稳定，是受人尊敬和羡慕的铁饭碗，可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。人已经来到了 21 世纪，灵魂

和思想却仍旧停留在遥远的封建社会，假如有灵魂有思想的话。”

“兄弟，扯远了吧，你又不是学究，不是刀笔吏，不是专家，不是歌唱家，有没有根据的话都别乱说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一派胡言而已。看你，说得那样板着脸，你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你还是老样子，一开口就不着边际地尽讲些过时的令人反胃的大道理，你怎么不脸红啊？”

“春秋战国的时候，百家争鸣，牛人辈出，我很喜欢《韩非子》的，呵呵。韩非子不是讲五蠹吗？时过境迁，五蠹的内涵也变化了。在有些地方，有些时候，首蠹就是肥沃土地上的狗尾草，如果没有它们，这片荒山野岭会星移斗转天行健一样，运转得不知道有多好，早就跑步进入城南的大同小区了。难道只有我才那样以为？我自以为是？”

“打住打住，我受不了了，快拿盘子来，真的要吐了！幼稚，肤浅，可笑。贼喊抓贼的人往往站着说话不嫌腰疼。你怎能把那么多好人牛人为大家服务的伟大功绩抹杀掉呢？正是有了他们的无私奉献，有些古老的土地才焕发出新的容颜。”

“我的人生路，无论物质或精神，都是从零以下好远的负值开始的。别人说‘白手起家’，而我连手都拿不出，‘拿不出手’，呵呵。假如零是起跑线的话，那么在这块土地上，太多人还没跑到起跑线就已早早倒下了。有些人努力的天花板，离别人的起跑线十万八千里呢。”

“兄弟，为什么我们会感到那么累那么痛苦？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路上、都在浴血奋斗，从来没有动摇心中那不变的追求，始终相信自己，相信天道酬勤，相信高尚的灵魂不会一直匍匐在地！你活得轻松点，行不行？兄弟，恕我直言，无知已让你迷失，已让你变得极端偏激，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吗？这样下去不好吧？你的思想观念

太落伍了，我看还不如封建朝代的古人呢，或者不如小学生，至少不如哥伦比亚大一新生。”

“是吗？我常常对着镜子说：‘后生仔，毕竟是小地方穷旮旯里来的人，有很大的局限性，那种格调跟很多场面都不很协调，关键时候往往容易断电掉链子什么的。’他们有我这样清醒吗？”

“不过呢，你意识到自己观念陈旧、知识结构老化、跟时代完全脱节、根本谈不上前沿不前沿，还是很不错的。”

“你太藐视我了，也太打击人了吧，老兄。真有你说得那么严重？不是在危言耸听，就是在说弥天大谎。难怪你身居要职却早就下了贼船。”

“我没有你说的那样先知先觉。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。用中学时你学得很好考试很牛的唯物论来说，你说的那些都是外因，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因，都是现象，不是本质，哈哈。”

“哈哈个屁，哈哈。”

“老兄啊老兄，叫我怎么说你好呢？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，只有自己最可靠。古今中外，那些帝王将相我们不说，你看看，多少杰出的企业家、科学巨人、思想家、艺术大家，不胜枚举，其实都起于田亩，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。还有啊，路是你自己走的，生活是你自己过的，而眼光是别人的，如果是正能量十足的厚望，那还好，要是你在乎的眼光本身就是腐朽不堪的，那就糟糕了，你越是在乎，结果会越令对你寄予厚望的人失望，也会越令你自己绝望。当然了，感恩，一饭千金，点滴之恩涌泉相报，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，你和韩信都是好榜样，哈哈。”

他的笑声仿佛让我的咖啡凉了一些。

“再来两杯滚烫免费的？”我说。

“行。你说得我口渴极了。”

“别当真，我也只是怨天尤人发发牢骚开一下玩笑而已。”

“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，在报纸上不是经常看到某个小官员把教授弄得焦头烂额吗？”

“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，你现在绝对是神经错乱。我被你吐得一头雾水。现在倒好，我刹住了，你却八卦起来了，有趣。”

“据说某生物学教授，看着自己的众弟子舍本逐末、趋之若鹜、视死如归地去考一个公务员，酿成最罪恶的浪费，心痛得不得了，差点倒下了，倒在路边的水沟里，而我倒是有一丝幸灾乐祸的快感。长此以往，七十几亿人又能怎样？浪费人浪费生命不是最大的罪恶啊？上下数千年的所谓文明历史，擦除索马里海盗和加勒比海盗的名字，就只剩几张白纸了。你说浪费不浪费？”

“你口气太大了，太狂妄了。沉得住叫大气，忍不住就是放屁。是啊，为什么那股毒流如此排山倒海势不可当呢？”

“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吧。想不想听三七二十一一下。”

“别卖关子了。故弄玄虚。”

“他们孤注一掷奔赴考场的原因，表面看起来有些就是你为何不辞职的理由。迫于生存的压力，那仿佛是最好的借口了。他们百般灵敏地感受到了压力，但他们没有化压力为动力的魄力，他们只是疲于应对，试图化解压力。贪稳定图安逸，那都只是些表层泡沫，最核心的问题，出在他们的基因。他们的基因里没有好奇心、没有想象力——做人要低调，但一定要溺爱想象力，让它胡作非为，没有冒险的因子，没有渴望真理的热血，没有追求美的神经元。”

“你太自以为是了，到了不可理喻的田地。基因基因，基你个头啊，搞得跟孟德尔沃森·克里克似的。”

“最高的山，在我们边上吧，最大的洋，也在我们边上吧，可是你看看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登顶珠穆朗玛峰的，不是我们的人，第

一个穿越太平洋的，也不是我们的人。最早最喜欢神游月宫的人，大概是我们的人吧。《诗经》里的月亮，多么皎洁。你可以说抱着玉兔的嫦娥是登月第一人，可人家阿姆斯特朗那一小步，即便那样最轻轻地来，最轻轻地走，恐怕也让玉兔惊喜得竖起两只大耳朵。他留在月亮上的那个脚印，任宇宙尘埃吹拂。”

“还以为你有什么宏论高见呢。不过如此，陈词滥调。司空见惯的大道理啊，哗众取宠罢了。为什么非得要我们的人呢？其实你说的我都知道。”

“我说的，你都知道。你说的，我也都知道。两个半桶水知道分子！那我们岂不是都在痴人呓语，都在说废话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！说实话，好像是。”

“要靠自己。说到底，实业才是王道。因为实业，呃，你有能力吗？”

“废话！你才没能力。”

“哈哈。雨怎么越下越大。不会要明天才到吧。现在时间几何？”

原来生活到处都是无巧不成书，当我们以为飞机马上就到的时候，它却晚点了，而我们准备打持久战的时候，它却说曹操曹操到。广播的通知里充满了无限歉意，让人觉得这个大机场满怀谦卑，前途不可限量啊。

“嘿，兄弟，这里。”我和马山异口同声。乡音不改鬓毛不衰，远远一眼就认出了，其实乡音全改鬓毛全衰，也会是远远就一眼认出的。情义真，闭上眼睛也认神又认形。就这样，我们见面了，我接到了十几年不见的兄弟。刚才在贵宾室里我曾偷偷设想我们会以什么样的情景见第一眼，比如，兄弟伙在一起走过的彼此熟悉的光阴基石上，开始稍有生涩，但随着一个熊抱，那种很期待却又有点不好意思的“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”的心情，就烟消云散了，就只剩下浓

得化不开的兄弟情义了吧。临场的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，之前在脑海中上演好多次的场景模拟，根本就是纸上谈兵。我们颤抖着拥抱，那家伙牛高马大，我只能踮起脚尖抱住他的腰，抱得喘不过气来，我们狮吼虎啸，旁若无人，我们拍着胸脯向岁月示威，我们绅士风度尽失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一想起那一刻的失态，我都不禁面红耳赤，同时也庆幸当时的放肆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，因此也安慰一下自己那张厚脸皮，我们并不像我自己想的那样，丢自己的人，丢机场的人，丢炎黄子孙的人，人多的地方没有观众，大家都很忙很累，其实我们也没有想那么多，我们只是我们，忘情的我们。

兄弟重逢，见第一眼留给我最大的震撼是，我们都变了。那种变化一旦被我们意识到，我们就从记忆中走出，刚刚还清晰如画的十几年前的影像，瞬间就被重逢后的笑脸覆盖。不禁回头看一下，只见黑黢黢的深渊。

正如马山不知道我跟阿仑去接他一样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带着他一个朋友来的。同很多朋友在国内都遇到过的情形那样，自己用英文跟老外打招呼，他却用中文说“您好”，我们这回也不例外。朋友叫达哥拉斯，希腊人，会讲一点汉语，取了个英文名叫艾萨克(Isaac)，也是毕业于一所常春藤缠满的大学，计算机和考古学双博士，中等身材，强壮如牛，供职于北美天王星研究所，以制造计算机木马饮誉太阳系，江湖人称“疯狂的俄底修斯”。我问他为什么取个叫“艾萨克”的英文名，他说他崇拜艾萨克·牛顿，如果将来一个帅哥取两个英文名成为时尚的话，他就会再取一个，叫莎士比亚。我说为什么不直接叫牛顿而叫艾萨克，他说做人要低调，艾萨克比较不为人知，相对要隐蔽一些，安全一点。

时间已近半夜。城市大如羊城，在这个时候的机场高速也是空无一人。雨后的高速路，在路灯的静谧照耀下，显露出城市的现代

文明之梦。在回来的路上，因为有了梦与夜这对翅膀，我们航行得更稳，也更快。

一马平川，我们的车鲸鱼一样飞驰在雨后的夜，而车灯像两颗流星。夜深人静，车驶进了大学城，同时也驶进了不夜的青春的热闹。阿仑带我们在他朋友公孙磨剑的酒店下榻，房间是在我们去机场的路上，他打电话跟磨剑约好的。酒店生意红火，虽然三更半夜，开房的人依然三三两两排队登记、交款，人民币的声音在深夜显得特别响亮、清脆。客人都是帅哥靓女，看上去学生样子的居多。

“磨剑还没有回来吗？”阿仑问林奇彩，公孙磨剑的夫人。

“没有啊，”林奇彩说，“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。不过他刚刚打电话说，事情有点麻烦，要晚点儿回来，还推荐我们去西街夜市，那里通宵达旦，特色美食经典小吃都多。”

“好吧，待会儿就去那里，我早就听说过那个地方了，今晚终于有了好机会。”阿仑说，“我们先去洗个澡，特别是两位漂洋过海的，好好沐浴一把吧，记得把美洲豹的斑点和太平洋的腥盐洗掉哦，最关键的是要把美钞洗成人民币，否则美金一亮相就会迷倒一大群才貌双全的大学女生的，哈哈。”

可能是因为每个人都很饿了，不一会工夫，大家就准备好了，出发了。

“哇，原来全球都一样，大学旁边的土地充满年轻的欢乐，和淡淡却辽远的夏云般的愁绪，不舍昼夜。”达哥拉斯很抒情地大发感慨。

“疯狂的俄底修斯，你从来只说真理，包括现在。先让真理躲进木马吧，让我们尽情品尝中国特色菜，或粤菜奇葩吧。”马山微笑着说。

我们选了灯火阑珊处的一间吊脚楼，在楼上选了一个靠窗临街的桌位，那都是艾萨克和林奇彩的馊主意，不过他们各有各的理由，

艾萨克说什么有意境，而林奇彩说那间小楼有境界。

点菜的时候，我们每人都点了自己喜欢的。女士优先，川妹子林奇彩点的是夫妻肺片和西红柿蛋花汤，江苏人阿仑点了个金陵酱鸭，佛山人马山点的是蛇咬鸡，希腊人艾萨克点的是西蓝花，他说喜欢它长得好看，又浑身绿巨人一样绿，客家人我点的是酿豆腐。看来大家真的是重土难迁积重难返，点的都是家乡菜。最后艾萨克提议，要来一箱黑啤，林奇彩说自己不会喝酒，叫了瓶碳酸饮料。

第一盘菜上来了。

“来，兄弟们，举杯！无与伦比地欢迎，欢迎归来！”林奇彩热情奔放，火辣辣的话让大家一下子就糊涂了主客。

菜一盘接一盘地上来，除了已吃过晚饭的林奇彩和全不对胃口的艾萨克，无不狼吞虎咽，大口喝酒，大块吃肉，与梁山好汉无异。艾萨克眼巴巴看着我们群蝗一样清扫杯盘，耸肩摇头歪嘴摊手，假装无辜。他只是偶尔夹一小朵西蓝花，就着一大杯酒，强颜欢笑，也表现得津津有味。他不会使筷子，稍微大一点的西蓝花，就夹不起，太小的更加夹不住。还是女生心细，看出了艾萨克的窘，林奇彩提出反正她已经吃过晚饭，现在还不怎么饿，要去给他买一桶肯德基。鱼和熊掌，岂能兼得，灯火阑珊处哪里有肯德基？她只好跑五六百米，到广场那边去买了一桶回来。艾萨克拜谢不已。他一边撕咬鸡腿，一边又在夹西蓝花，可就是死活夹不住。

“两条平行的杠杆，两根平行的筷子，并行不悖的两根筷子，因一只起用它们的手而关系微妙。”马山博士哲学家一样说道。

“服务员，拿刀叉来。”马山话音未落，艾萨克抗议似的喊道。

大家渐渐进入状态，酒酣耳热，推杯换盏，觥筹交错。

“兄弟，这次回国是公干还是私事啊？”忍了好久的我，终于借着酒力问出来了。

“既是公务也是私事。”马山微笑着说，然后用眼角瞟了艾萨克一下。

“服务员，洗手间在哪里？”喝啤酒就这一点不好，我憋了好久了。

“我也去，我知道，在那边，走。”我跟着阿仑风驰电掣，朝着洗手间所在的地方。

“兄弟，公孙遇到什么麻烦事了？”我一边尿一边问阿仑。

“其实也没有什么事，是他想把他弟弟弄到省城来。”

“他弟弟现在在哪里干什么？”

“他最开始是在一个县里的国事局上班，三年前经过磨剑的打点，到了市局。现在他很想到广州来，上个月来逛了几次，说希望他哥哥想想办法。”

“到省城哪有那么容易？”

“所以他跟他老婆说事情遇到点麻烦啊。当初，即北宋末年，从县到州，是十二片金叶子。从下面的市到省城来，估计半百片都不一定搞得定。”

“那搞个屁啊。那么多，值不值哦。”

“多吗？我不觉得……”

“阿弥陀佛。”

“各人的追求不同，想要的不同。哇，凌晨的自来水有点凉手啊，舒服。我到外面等你。”阿仑一边洗手一边说。

“我也好了，走吧。”

我们散步一样回到吊脚楼，发现公孙磨剑刚刚回来，他们正在互相介绍。大家站起来热闹一番，然后坐定，继续饕餮。

“怎么样，兄弟？”阿仑问磨剑。

“很悬，估计黄了。”磨剑一大口酒下肚后小声说道。